詩疑筆記

詩必卜子夏氏而後可疑也若公孫丑咸丘蒙之徒則不如勿疑之爲愈矣雖然乘其所疑而奪之有莫非王臣之疑而萬世之爲父子者定有不素餐之疑而知士君子一出處與世道相關則其人雖固且愚而亦聖賢之所不忍禁何則爲其可藉以辨惑而明道也味質與學萬不逮鄒嶧弟子又幸生漢宋諸儒後經說備矣烏乎疑顧以其固且愚篇而合之句而離之迎距參互而索之其大者非所敢知也章句訓詁之間有求諸毛鄭下逮唐宋諸說而茫然卽精純若朱傳讀之猶怦怦焉莫釋於中者是豈不賴通儒者之奪吾說而正之俾吾

之惑也祛而道以明乎素善忘或達心而蹇於口故兩
端空空之竭必寄諸筆筆之而繁且不文者傳曰文以
足言言以足志志之不能足於文何有澹人甫夏味堂

詩疑筆記卷一

高郵夏味堂學

國風上

周南

關雎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毛傳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說未分明故後儒皆以淑女爲后妃及諷詠篇中所云寤寐反側之憂琴瑟鐘鼓之樂與孔子所云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其說皆不可通朱註初未指明哀樂者何人然嘗反復求之若以哀樂屬文

王則大雅大明篇云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嘉禮非遲無緣如此迫切初載時太任方理內政亦不須求助若是之急父母之命又豈能自求若以哀樂屬宮人則不得有求思之事輾轉友樂事出無端歐陽氏以寤寐反側俱謂思荇菜既非情理且荇菜亦不應如是難得更據史記以關雎爲周衰之作思古刺今言不迫切故曰哀而不傷又云勤其職而後樂故曰樂而不淫二者相對復擬之非倫竊謂此篇終以大序之說爲允序曰后妃之德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淑女初不指后妃也毛傳有關雎之德云云正以申明其說

蓋后妃惟和諧則能容衆惟有別則喜幽閒貞專之人故曰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好匹也或疑天子之妃曰后妃匹也惟后可以言匹不知匹取偶義嬪御分雖卑當其得御於君子焉得不謂之偶迷與仇同禮記緇衣作君子好仇爾雅釋詁仇匹也兔罝篇曰公侯好仇野人可以匹公侯寧三夫人以下不可以匹君子乎呂覽季春后妃齋戒注妃即夫人與后參職夫人通稱妃則可通言匹或曰后妃即思得淑女亦何爲哀樂至斯極耶曰傳箋備矣傳曰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陸德明曰天官醢人四豆之實無荇菜以用荇是商禮詩詠時事故有之羅願曰詩有采蘩采蘋采藻采茆采芹之

屬醢人所陳止有昌本茆芹深蒲而已爲菹各有所宜餘或用以芼羹豈可四者之外皆爲商禮耶

箋曰后妃思得淑女與共己職也古者國事莫大於祀后妃稱職不稱職全定於共祭祀之能否故求淑女之助哀樂如此深摯舉荇菜一節而全體可知召南之采蘩采蘋皆此義也 左傳桓三年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孔疏致夫人所以存謙謹致殷勤其意言不堪事宗廟則欲以之歸也覩此而文王時之嚴於共祀更可知矣 所憂在承祀而非私情之愀鬱所樂在得助而非以廣畜妾御惑君子故孔子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或謂季札觀周樂二南曰勤而不怨幽曰樂而不淫頌曰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皆言其聲音節奏孔子不淫不傷

或亦形容其音節中和歟夫聲音皆由德而生詩序

義亦一貫也 自歐陽子疑文王改元之說金仁山疑文王十五生武王之說元儒多謂文王即位三年後始聘莘女而生武王天作之合文定厥祥云云似不待父母之命所謂十三年而滅商者乃武王即位之十三年遂據竹書紀年武王五十四而崩之說以証文王並非早邇聲色淑女之擇未易得當是以思之愈切也夫據竹書以闢二戴說固難以徵信且擇配即難何至遲至五十許錢澄之田間詩學從鄒忠允之說据史記武王克殷告叔旦曰惟天命不享於殷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克商又四年而崩得六十四歲文王蓋以五十生武王而非十五生武王矣因謂太姒爲文王繼配大明之詩曰纘女維莘纘繼也前娶亦莘女曰俔天之妹明有姊也說尤近於鑿大明詩中不明曰長子維行乎史遷每紀異聞不盡足據且六十字恐知非八十之訛

卷耳 我姑酌彼兕觥

鄭箋觥罰爵也案觥與觶同據周禮小胥閭胥雖係罰爵然散文則可通如七月篇用以祝萬壽桑扈篇用以來萬福及此篇用以勞賢臣初奚取於示罰哉觥有大義國語越語觥飯不及壺飧注觥大也竊疑以兕角為之而受酒多者則謂之觥故毛傳云角爵也鄭氏必遵周禮在在皆以為罰爵其亦固矣七月箋謂以兕觥誓衆桑扈謂觥然而不動已屬牽強此詩明曰酌彼則舉而用之矣夫賢臣且慰勞之不暇豈猶有失禮之可罰乎或疑勞賢臣之說近於干預外政不知古賢女之望其夫者皆以親賢取士為先務雞鳴鳧鴈之女子來子順尙思以雜佩贈問況后妃乎

召南

鵲巢 維鳩方之

毛傳方有之也意未晰案方謂居而宜之也左氏閔二年傳授方任能杜注方百事之宜也襄九年傳官不易方杜注方猶宜也是方有宜訓詩蓋隱寓宜其室家之義

維鳩盈之

解者皆謂與妾媵相處充滿見夫人不妒忌凡詩人取譬必以其類夫人有妾媵同行鳩之來巢寧有同處充滿者乎竊意盈之謂鳩之子也曹風曰鳲鳩在

桑其子七兮說者謂一巢而九鳥故名曰鳩實有盈滿之象以比夫人亦子孫衆多而家道以成故曰百兩成之御之言其始將之言其盛將有大義成則要其終言之

采蘩　于沼于沚于澗之中

孔疏白蒿非水菜沼沚謂于水傍采之澗中亦謂曲內非水中說已極精但陸産何必定於近水處取之竊意既采得之後復往就洗濯之于沼于澗于皆訓往于沚之于則訓之沼于沚猶云澗之中大雅于周于京猶云于周之京即其例也詩中蓋多此句法如既伯既禱于邑于謝曰止曰時之類皆是必于沚及

澗中者沚亦在沼中秦風云宛在水中沚是也水傍厓猶恐近穢汙惟其中則尤潔耳采蘋曰澗濵曰行潦則不必在水中蓋體卑者所取較近其告潔之意亦少減也邶谷風湜湜其沚說文湜水清見底也是沚乃最清處小雅采菽觱沸檻泉言采其芹鄭箋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尙潔清也待賓客且然何况祭品

行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雀角鼠牙鄭箋謂物有似而不同義甚精然尙覺未盡且鼠明明有齒說尤觸礙竊疑詩意蓋謂雀有咮

其利與角等似不得謂之無角也顧何爲穿我屋乎鼠有齒其用與牙等似不得謂之無牙也顧何爲穿我墉乎女願有室家亦與恒情等似不當謂之無家也顧何爲徒速我獄訟乎無角牙而似有角牙與無理而似有理者相譬方見詩人體物之妙且屋無隙而雀好棲之墉無隙而鼠好穴之女無可乘之隙而强暴者好訟之其取類尤爲精切

羔羊　素絲五紽素絲五緎素絲五總

毛傳紽數也緎縫也總數也後漢王渙傳路羔羊之義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紽數名也孔疏則謂紽總皆縫名反以數解五字後世

說者或以三者爲絲之狀或並爲絲之數或以五數爲五皮縫合爲一裘引百里奚妻扊扅歌爲證夫扊扅歌既不足證詩紽總與絲狀亦不相肖且羔裘之縫而以素絲錯綜其間黑白混淆毛不相屬有是理乎說文黬字注羔裘之縫從黑則兩裘縫合處皆黑色必不以素絲間雜可知王爾雅緎訓縫義自有別說詳後故以紽緎總爲絲狀縫名者皆穿鑿未安惟戴侗六書故謂三者皆絲之量數引西京雜記五絲爲䌰倍䌰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證之說頗有據近王伯申廷尉又謂緵即總字引豳風釋文晏子說文爲證尤甚詳備竊疑絲數由寡而多數相

懸紽（紽二十五絲緎百絲總四百絲）施之裘飾乍闊乍狹或恐非宜

陳東門之枌篇越以鬷邁毛傳鬷數也孔疏鬷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鬷爲數數王肅云鬷數績麻之縷也按一升爲鬷則五鬷亦四百縷說與西京雜記同鬷緵字通用鄭箋云鬷總也商頌烈祖鬷假無言毛傳鬷總也孔疏古今字之異也則鬷總字亦通足證廷尉之說但孔疏詳於彼傳而此疏在前反異解者豈以鬷之絲數太多有不能釋然者歟 案古者衣裳皆有緣裘之英飾當與衣裳之緣等裘不聞裳制其製必長於衣論語曰褻裘長褻裘覜深衣其長特甚朝服之裘雖非褻裘比而亦必不若元端二尺之短竊疑紽緎總皆英飾之似緣者耳紽者其兩側至下邊也紽與蛇義近蛇行平直而宛折下邊之象似之釋文紽本作它

凡字从它者皆象下垂鄘君子偕老篇委它此章委

蛇俱連委爲文曲禮臣佩委言下垂至地故知紽爲

兩側下邊也又古它也佗字皆通周禮滹沱作虖池

韓非子作呼沲是其類此經釋文它本又作他同本

或作紽它也通用則也佗亦通用矣儀禮士昏禮主

人爵弁纁裳緇袘鄭注袘謂緣袘之言施以緇緣裳

象陽氣下施知袘之爲下緣則紽之爲兩側下邊無

疑矣緎者裘前兩幅直邊際處也緎與域同義域界

也即爾雅所謂羔裘之縫也兩縫相合有界域故知

緎爲直際處也 縫訓合縫合之間必有界域裘前直幅雖不縫合而直際相對中尤有界

縫故亦曰紩而訓縫縫之在背者爲縌禮記深衣負繩及踝以應直是也鄭注繩謂裻與後幅相當之縫也紩則衣前相對之縫總者裻領也此章縫字舉全體而言言合衆羊而爲裘也觀上皮革字可見荀子王制篇萬物之總也楊倞注總領也釋名云領頸也以壅頸也亦言總領衣體爲端首也衣裘皆以領爲總會之所故知總爲領總亦有會義雜記縪會去上五寸鄭注會謂上領縫也必知此三處當英飾者儀禮既夕禮明衣縪裼緣緇純鄭注飾衣曰純謂領與袂飾裳在幅曰縪貫謂衣裳之側緣下曰裼也儀禮釋文裼他計反古他它通用是裼有它音正與此詩紕義相近召南采蘩鄭箋主婦髮髢釋文鬄本亦作髢皆古易也同音之例禮記深衣云純袂緣純邊觀衣裳之飾在領在袂在邊在下則飾

裘可知此詩不及袂口者大夫羔裘豹飾不藉素絲爲飾也領及直邊與兩側下邊皆以素組五重飾之則黑白分明周環正直足以美觀矣鄘干旄素絲組之素絲祝之此素絲當亦絲組用之裘之飾華樸由人鄭風三英粲兮蓋以三色之組糾相間而見其文毛鄭訓三英爲三德闕合正直字太牽强此則同色之素絲純一而昭其儉由紽而緎而總者由下而漸仰觀其度也紽爲下邊故末句云委蛇委蛇象其形毛傳行可從迹也與君子偕老篇委委訓同曰從迹則在下之象由紽而上至於緎則界域分明故末句云自公退食隱喻公私之界亦甚明也由緎而上觀於總匯由私而上溯於公

故末句云退食自公凡詩人以末二句顛倒者固極反復詠歎之致亦首尾呼應各有意義耳　細玩各章首句悉與下相應首章皮字舉其全體亦取下垂之義凡字從皮者勢皆趨下波坡陂被披之類是也次章革字亦取變革之義變易則有界域也末章縫字取逢會之義與總近也

殷其靁　南山之陽

山上也故曰或遑側山半也故曰遑息至山下故曰遑處想其經由次第歷歷如見

摽有梅

序言男女及時語須善會毛鄭斤斤配合誌戀悖理毛以梅實喻年衰之多少以末節爲仲春男三十女二十至不待禮會爲期盡蕃育之法鄭以梅實分時之早晚以末節爲季夏逾時不可復昏至明年仲春奔者不禁爲蕃育人民之法所見皆與秦楚圖霸相似豈文王之化乎後儒解者謂喜其及時固不合歐陽氏謂被文王之化變前時先奔犯禮之俗男女各待嫁娶之年始求婚姻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失時也夫男女各懼失時乃不言男之求女而反言女之求男說亦非禮朱子云蓋懼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極合神理猶覺多强暴一層竊意此章詩意宜就過時者說語意與有女懷春吉士誘之相似毛傳懷春不得待秋也孔疏此

女年二十期已盡言我雖過時必待庶士之求我曰迨吉語氣尚嚴曰迨今則不必諏吉少寬矣曰謂之則並不以時拘又少寬矣然皆非以禮求我不可也詩人正義多在言外託出羔羊言退食而在公之正直可知行露言不足不從而召伯之聽訟可知小星言媵妾知命而夫人之惠下可知此詩言逾時者猶能守禮則當時之人皆及時而循禮者可知矣故序曰男女及時也

小星　維參與昴

案此句仍當蒙在東之文心四月在東方鄭箋心三月在東方

其始見也唐三星爰昏而在天三月末四月中是四月初正在東方噣正月在東方則此句參以十月在東方昴以八月在東方錯舉四時也又心三噣五此毛傳据元命苞之說今儀測恆星圖五星前尚有三星實共八星參七孔疏言昴不五五星既非下章之昴則三亦非下章之參意蓋取毛氏唐風綢繆傳參三星之說也案史記天官書云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伐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無參爲三星之說所謂三星者當連讀孔疏綢繆毛載三星二字騎上句讀爲句非也此詩與唐風不同各望文爲說彼傳偶失考耳孔疏引天文志並伐與肩股而言亦不止三星而云則參實三星乃傳會其說不足爲據夫執古人測星說多參錯周髀盤旂六旒以象伐則又作六星矣步天歌作七星今儀測同昴六此亦孔疏据元命苞之說步天歌則作七星今儀測恆星圖同喻當夕者多寡不一也心大於噣參大於昴而皆曰小者君象曰夫人象乃對月而

言則星無不小亦猶兩媵姪娣以下未嘗無差等而
臨以后夫人之尊則無不卑也

何彼穠矣　曷不肅雝

婦道貞順以敬爲本后妃之致逮及女孫者猶能肅
雝宜乎采蘩之夫人有僮僮之度采蘋之大夫妻著
有齊之稱卽妾御宵征莫不肅肅矣毛傳肅肅訓疾趨事疾亦敬也
美文王者雝雝在宮肅肅在廟故秉文之德者莫
不肅雝詩詠助祭者亦曰雝雝肅肅而兎罝之武夫
並稱肅肅蓋刑于之有自來矣

邶

柏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毛傳鑒以察形茹度也爾雅釋言文鄭箋鑒知察形而不能度其眞僞我心非如是於人之善惡外內能度知之訓意迂曲朱註我心既非鑒而不能度物又似過直竊謂茹當訓食食必吞咽有容納之義言鑒之察形美惡皆能容納我心値此小人在側何能若鑒之無心一切容納而無憂乎方言茹食也吳越之間能貪飲食者爲茹貪飲食與能容納意相近

綠衣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

孔疏謂毛言絺綌不以當暑猶嫡妾不以其禮鄭言

絺綌以待寒風猶賤妾以僭尊位皆失其所朱註謂喻已之過時而見棄竊謂詩意葢言以無禮見凌猶絺綌之遇寒風也

燕燕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鄭箋顧視衣服配合沾滯孔疏引爾雅漢諸證燕燕爲一物亦太拘竊謂燕燕乃兩燕喻已與戴嬀于飛而差池者喻往日之行動皆前後依附也下章頡頏下上相同　小雅伐木鳥鳴嚶嚶鄭箋嚶嚶兩鳥聲也郭璞注爾雅亦曰兩鳥鳴此疊字爲兩物之例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孔疏罩罩者非一也吉日麀鹿麌麌鄭箋麌復麌言多也彼二處箋疏意並不止兩物然亦足見燕燕之不必定爲一燕矣

頡之頏之

毛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余謂二訓當倒轉頡者結而下也取相連結不忍遽別之義頏者抗而上也觀下章下上其音句法可見揚雄甘泉賦魚頡而鳥䀏文選李善注頡䀏猶頡頏亦謂魚在下鳥在上彼賦云柴虒參差即差池下上之義

日月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

鄭箋朱註詁意俱不安案出自東方喻結髮爲夫婦以仁恩相結也言少時伉儷之恩久而當愈不能忘乃是人之德音忽變而無良胡能有所定止乎竟使

我舊恩之可頓忘也　下章因自出而念及父母鄭
箋以父母待其夫尤非理小雅杕杜憂我父母孔疏
因援此章鄭箋爲例謂杕杜婦人亦以夫爲父母所
謂一誤而再誤者
終風　惠然肯來
毛傳謂時有順心鄭箋謂有順心然後可來至我旁
不欲見其戲謔皆指州吁說朱註則指莊公說案前
二篇雖言莊公嫡妾紊亂不顧不報未嘗暴謔若斯
也州吁勇而好兵說較相近至本句意仍望其一來
以勸導之耳乃竟莫往莫來視前此之謔浪笑傲蹤

跡更遠勸化無從是以憂思更長也下二章皆申言

悠悠意　州吁暴虐傲縱正阻兵安忍之全相與淫

亂者不同故莊姜欲其來而勸化不然且拒之不暇

尙何忍盼其來且云思我則心安哉

願言則嚏

鄭箋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

此古之遺語也朱註鼽嚏也人氣感閉鬱又爲風寒

所襲則有是疾也朱註較直捷而尙當融會鄭說蓋

但說感鬱致疾解願言字尙未盡凡病鼽嚏者未嘗

不暫以嚏爲快詩意殆謂願如病鬱之人得嚏少快

也

擊鼓　土國城漕

曰城漕則漕有城矣案左傳狄既入衛戴公廬於漕定之方中序云野處漕邑載馳序云露於漕邑豈州吁以暴虐迫促從事功本不堅不數十年而遽圮歟左傳僖六年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州吁當是其類抑州吁篡立不數月未嘗竣其役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

鄭箋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爰字中有於何之義桑中篇爰采唐矣鄭箋於何采唐小雅四月篇爰其適

歸諸刻作奚其傳寫之誤也左傳宣十二年引詩正作爰其杜注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訓義同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毛傳洵遠信極也孔疏言與我疏遠不相存救使性命得申極意未斷鄭箋信如字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傷同伍之失信與序中怨州吁意亦不合朱註從王肅說謂室家本有偕老之信而今不得申遂前約蓋因執手偕老之語而云然耳竊謂此一節乃通結全篇言我之契闊而不得偕老者吁嗟安得若樂之均兮無有代申我獨南行之苦兮爾雅釋言洵均

也此洵兮當依雅訓若其爲同伍爲室家則不敢決也大雅桑柔其下侯旬毛傳旬均也彼亦苦兵役之詩小雅北山大夫不均意並同故知洵當訓均

凱風　吹彼棘心

心字極沈痛人子幼時好惡不能自達唯母氏能以心誠求其心也棘心謂萌蘖萌蘖之生皆自木心而出

吹彼棘薪

毛傳棘薪其成就者朱註從之竊謂木之不中材用者始析而爲薪詩蓋言不材之木亦被凱風長養以喻不令之子亦蒙聖母長養也

雄雉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　下上其音

鄭箋謂泄泄喻宣公整衣而起奮迅形貌下上喻宣公小大其聲皆爲怡悅婦人傅會詩序淫亂字太沾滯詩意蓋謂雉之見幾早引去決故飛鳴自得如此喻大夫懷安而不去故阻且勞耳

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鄭箋誠矣君子愬於君子也迂晦之甚竊謂詩乃國人所作若曰誠矣大夫之爲君子也遭君淫亂而久困於役無可告語亦實勞其心而已欲如雉之下上其音得乎我亦我大夫也

匏有苦葉　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毛傳由輈以上爲軌孔疏陸釋文改軌爲軓支離殊

甚元儒許謙專取轂末爲軌之說極明晝蓋郎少儀

祭左右軌范乃飲之軌也其曰由輈以上義亦甚精

濟盈之喻實取象於淫溢故承由膝由帶之文不曰

以下而曰以上軌在軸中直下別無他物必假前後

以指名之其循之而上而與軸相近者舍輈又別無

他物故不得不曰由輈以上古人用前後上下字皆

據身所在而言初無定形自輿而視輈則前爲頸後

爲踵若頸上而踵下自輈而視輿則輈在前輿在後

又前下而後上以執爲主故執爲上玉藻大夫前方後挫角鄭注釋以下爲前以上爲後是其類矣豳七月上入執宮功毛傳入爲上出爲下由靜而覘與亦有出入之象毛傳違禮義不由其道似解上句又似解下句語意未晰鄭箋解上句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義更迂曲其解雉鳴句承毛傳飛走之說遂曰夫人所求非所求看牡字太拘孔疏云散文則通固已疑其說總緣泥定序中並爲淫亂句故極情醜詆耳細繹前後各章皆言外隱諷不應唐突若是竊謂此詩二句蓋皆導之以正也言人所遭之時不同深之厲已難於淺之揭若瀰盈之濟更難於深之厲然水雖

深而濟之必有限焉水過轂則軸爲水沒不利於行且將上及乎輿故善濟者必以軌爲限而知止焉則水雖盈而車之軌未濡也軌以喻禮衛臣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所以爲冒險而非禮彼有鷕之雉鳴豈異於是乎雌雉爲他雉所迫乃憂然而鳴時孔艱矣鷕鷕懼憔殺之聲反喻夷姜之默默相從也然本有故偶焉所謂其牡也以鳴閑乎非禮之來而務終守其故偶爾雅釋詁求終也大雅下武文王有聲鄭箋訓求意並同求其牡即燕燕篇所謂先君之思也則外雖迫而雉之節未失也下文又以室女待聘者曲喻之曰雝雝和鳴則不復有鷕矣曰卬須而涉則不患濡軌矣柰何有不計淺深而非禮妄從者

解是詩者將求其牡說向淫亂一邊故多語病不思雉之牝牡非他禽可比鄭注儀禮士相見篇云士贄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雉性若此其必不苟求匹偶明矣鄘鶉之奔奔篇鄭箋居有常匹飛則相隨然則他禽之苟求匹偶者亦少故小弁之詩曰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彼詩刺王之舍正偶而暱非偶謂不若雉之必求其正偶也雄雉耿介且若是況雌雉乎彼曰求其雌言非其雌則不求此曰求其牡言非其牡則不求真是一樣筆墨而何疑於求牡之非禮乎

谷風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

毛傳取淸濁異爲義鄭箋申之曰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已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揺孔疏釋鄭意以涇雖濁本不甚彰著因有渭來相形故君子憎已之惡然已猶持正守初如沚然也夫我旣本濁以淸相形濁乃愈甚君子之不以爲潔而見棄誠分之宜顧反遷怒於淸流其心殊妒而不公矣且說文湜水淸見底也鄭緣自處於濁故不訓淸而訓持正以正屬濁義亦牽强朱註訓上句意與鄭同其訓湜湜句知鄭訓未安故易之云然其引出之渚流少緩則猶有淸處以喻

已之心固猶有可取者夫濁水之渚似難遽清即使徵清何能與本清者相敵而責君子之錯愛耶且上句以清濁喻貌下句又以清喻心似未免兩歧竊謂詩蓋以涇喻新昏以渭喻已也言已有黽勉之勞德音同死之志御窮生育之功清何如乎乃新昏之濁公然來挾而亂之如涇本小渭本大乃乘其一往之勢入而相亂以致合流之處若渭亦隨以俱濁然迴汀曲渚合流所未及者清潔固未改也書禹貢曰涇屬渭汭孔傳言治涇水入於渭漢書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西幵頭山東南至陽陵行千六十里入渭其形勢皆與余說合若如孔釋毛鄭之意渭來相形故見濁則似渭反入涇矣　尚書疏引漢志陽陵上加馮翊字六

十誤六百此詩疏引漢志更誤馮翊爲京兆六十亦誤作六百君子願慼於喜新反徙見已之濁而忘已之清相逼漸甚勢必奪我居而壞我法矣故下文復有毋逝毋發云云也春秋桓十四年公羊傳云以者何行其意也穀梁傳云以者不以者也言本非所得制今乃得以也涇以渭濁以字正合此訓蓋言我尊彼卑我本非新昏所得制以君子頓移歡愛故得肆行其意耳如此解形勢方合身分始高名分始正大與尋常妒婦不同　鄭箋故見渭濁渭字意殊晦陸氏釋文云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孔氏正義旣曰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

謂已濁矣下又云見渭濁言人見渭已涇之濁由與

清濁相入故也定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渭字或

易謂或易其字義便明了兩家俱不敢妄更一字古

人註書矜慎存古若此又細繹鄭箋涇水以有渭言

與渭相會合也故見渭濁言涇入渭亦使渭濁也意

似與余同而孔疏誤會之耳附識以俟質疑後漢書黨錮列

傳第五十七贊曰渭以涇濁玉以礫貞言渭以涇亂而乃濁喻黨人之因清被誣也玉以礫雜而愈貞喻黨人之違俗守正也涇渭字一倒用詩義愈明彼注云渭因涇濁而見清殊爲添設且如所解則本文缺

折不成句矣

有洸有潰

毛鄭依爾雅潰訓怒朱註同竊謂潰亦有亂意與大雅召旻無不潰止潰潰回遹相似言其決裂暴亂無復檢束

式微

序稱此篇爲黎之臣勸其君歸國而作毛鄭朱註並同鄭箋且以下二句爲極諫之辭竊謂國勢衰微之極爲臣子者當何如激發其君修德自强或因微不足恃別爲請命大國復仇雪恥以完宗社若申包胥之於楚者然僅勸之歸仍朝反而夕被逐耳於國事奚濟且傷國事而忽及已身尤公私交戰非蹇蹇匪

躬之道夫黎侯方舍其國而不恤復何恤乎臣身亦
何得謂之極諫耶元白雲許氏至以胡爲乎爲怨詞
並引晏子若爲己死己亡誰敢任之爲証謂直諷刺
其君尤悖禮傷敎之甚矣細繹詩詞乃黎臣身處困
辱眷戀其君而不忍去設爲問荅以自盟其志也式
微二句爲詰問之辭曰勢已微弱至此坐困無益胡
不舍之而歸乎下二句乃荅辭言歸計誠善然試思
吾相從者何人而乃忍而獨言歸也使我非因君故
不能暫釋胡爲極露處漂零泥塗困躓而不顧耶兩
胡字語氣正相呼應離騷云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

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又云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忠愛纏縣前後一轍所謂可以興可以觀者此也 劉向列女傳謂黎莊公夫人與其傅問荅之辭說雖不同然彼篤夫婦之倫此重君臣之義意則一耳

旄丘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

鄭箋以蒙戎刺衛臣而謂女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因黎在衛西於理不順因臆斷之曰今所寓在衛東牽强殊甚朱註以蒙戎自謂言客久而裘敝豈我之車不東告於汝乎但伯叔不與我同

心故往告而不肯來耳說勝於鄭猶覺匪車句與下

少呼應竊謂狐裘句指黎在國臣子說同字與車字

相應言我君爲狄人所逐舉朝潰亂如裘之蒙戎然

豈不欲以車東來迎我君乎因衛之諸臣懈緩憂患

不相及莫有與同載而克仇復國者故不敢漫來耳

此上三章皆心期之而不可得猶不無餘望也至末

章以言諷之亦若罔聞知乃誠絕望矣此所以不能

無責於衛伯也

泉水　亦流於淇

亦者言泉水猶知歸衛以與下文衛女安得不思歸

乎鄭箋猶婦人出嫁於異國語氣不貫串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

毛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訓本爾雅蓋以喻諸姬將歸而未歸諸姑伯姊歸於本國卿大夫與已雖同出於衛而所歸各異思之終不得一見故取與肥泉長歎而不能已　水經注美溝水出朝歌西北東逕朝歌城北又東南流注馬溝水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酈道元引舍人說以所出異所歸同爲肥與毛傳異而細繹詩義則毛傳尤精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鄭箋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孔疏出
遊者不過出國竊謂婦人之禮言不出梱送迎不出
門安有因憂出遊之理此與衛竹竿結句拉同當因
衛君淫亂閨閫之禮久廢故一時風化雖守正者皆
不能以幽靜自矢耳然燕燕篇云之子于歸遠送于
野葢此風已開於昔矣　周南漢有遊女孔疏深宮
固門閽寺守之乃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執筐行饁
不得在室則有出遊之事案彼言務農桑則出遊得
其正此欲寫憂鬱則出遊失其常然核實言之彼疏
亦非也葢江漢雖被文王之化而紂之淫風未盡革

故尙有遊女耳不然務農桑者日婦饁日女執烏得

謂之游乎

北門　王事適我　王事敦我

鄭箋以王事爲役使之事政事爲賦稅之事朱註分

王事政事爲王朝與本國之異竊謂王事乃非常職

而特遣之事政事乃常職所應爲之事其曰王事者

度其時皆以王爲君上通稱觀此及伯兮爲王前驅

唐鴇羽王事靡盬秦無衣王于興師可見蓋王號本

屬天子周自平桓以後魁綱不振天子幾與列國等

王可降而爲風則諸侯可進而稱王矣考工記玉人職夫人以勞

諸侯注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於夫人考工記雖漢人擬拾然皆周室舊文蓋自平桓以降王朝侯國之無別也固恬不爲恠矣若二雅稱文王爲王則後世追稱之辭與此例不同亦非如緯世變所極雖聖賢不能以遽違書受命稱王之說

故左氏傳春秋楚子也不得不循其國之故而稱王孟子對齊梁之君亦不能獨異此皆衰世之僭亂故說詩者謂之變風存之所以爲戒也若律以萬世之大法則王必歸諸天子名分森然不可紊越矣

二子乘舟　不瑕有害

毛傳言二子之不遠害鄭箋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語欠分明伋因欲寘之死而去壽

之去何爲者且夫父命不可棄烏得云有何不可哉
或又爲歸罪其父之辭云二子有何過差而必欲害
之亦於理未盡案不瑕有害與泉水篇正同皆極傷
之而復微有不安於心者在也彼詩因父母終而歸
國爲害禮此以伋子遽從壽子而死爲害於義也
昔人論此事者不一或謂伋之賢與晉申生等或謂
二子乃暴虎馮河之流或援舜與叔齊爲法謂伋從
父之令爲非孝或以晉王祥爲比謂處此有幸不幸
其說各據一是而猶有未審者父命不可棄壽子之
告雖愛兄之至誠而其事信否未有明徵何忍逆料

其父之毒至於此極此而遠行其誰能諒之若已親見壽之被戕則壽之言信矣爲伋者當竄伏他國以待後命倘君心之一轉而吾是求則歸而匍匐請罪以全父子之恩使終不悟而朔能撫治其國也則逍海濵而處窮餓就死以謝壽子可也不此之審乃駢首赴死重父之惡其亦過矣然其境爲至慘而其情尤可悲故詩人傷之而微惜之正其思之不能已也

鄘

柏舟　髧彼兩髦

兩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親歿脫之共姜思其夫專舉

兩髦爲言則共伯死時年必尚少克供子職決非四十以上之人而亦未嘗更歷親沒脫髦之大故可知禮諸侯小斂脫髦馬遷作世家乃謂釐侯卒共伯餘立爲君其弟和襲攻之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豈不厚誣武公之甚哉孔疏謂追本父母在時言之夫哀死者舍其切近慘酷之情狀而緩及於往日暇豫之丰儀亦闇於人情矣且詩序明言共伯蚤死足證史遷之謬孔疏乃謂蚤死者不得爲君不必年幼因引世家楚語以實之是武公誠亂臣賊子一流矣不已過乎

實維我特

毛傳匹也似未安竊意宜訓獨婦人從一而終故曰我特小雅我行其野篇求爾新特鄭箋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孔疏無肯媵之故獨來耳彼以女爲特此以夫爲特雖貞淫迥別而特之訓獨則可互證特兼有傑出意故秦黃鳥云百夫之特此詩亦言共伯才美傑出無與比也小雅正月有菀其特毛傳言朝廷會無傑臣亦取傑出意

牆有茨　不可讀也

毛傳訓讀爲抽鄭箋又訓抽爲出義皆迂晦朱傳訓誦言案詩義皆淺深有序不可道佝淺不可詳漸深此讀字疑即續字謂言之相續不已也周禮巾車注故書更續爲受讀是讀續通用之證

君子偕老　其之翟也　揚且之皙也　其之展也

揚且之顏也

古人用之字隨意作語助有以一事分作兩句者其之翟也之類是也有以兩事合作一句者揚且之皙也之類是也左傳文十一年皇父之二子死焉禮記月令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並是兩事合作一句

定之方中　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毛傳謂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本周禮匠人爲說疏引匠人鄭注未詳其解案周禮考工記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鄭注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

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而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賈疏謂於中臬以繩規取東西兩端一帀則景之遠近定東西乃審又云兩交間正謂兩景端之半度景兩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又云必中屈之者於夏日至中漏半於臬南向北所度之處於東西景端亦相當故須中屈之案賈疏未識注中交字之義故語多影響竊疑鄭意葢謂先於日出景端作一規視中臬而少過之又於日入景端作一規亦視中臬而少

過之所謂測景兩端之內規之也兩規相叠於內其
交處以繩度之兩端長短均則東西正所謂規之交
乃審也即以其繩中屈之向臬適與臬日中之景相
直則南北亦正故經文於識日出入之景下繼之曰
晝參諸日中之景蓋必合兩規而後可言交如賈疏
則但以繩量取中臬至東西兩端之景不煩規之亦
無所爲一而也
匪直也人
謂非徒人民繁庶也其積誠深思以培養之者焉亦
蕃息彊大毛傳謂非徒庸君固不成語朱註并獨此

人意亦未顯

蝃蝀　懷婚姻也

嗟我懷人見后妃之賢有女懷春見民俗之正逆乎昏姻之懷而風斯下矣此所謂女子善懷亦各有行也

相鼠　人而無止

鄭訓止爲容止又云無禮節俱與上下章複出詩人立言具有次第覯何爲何俟遄死輕重自見止當訓截有限制之意謂不當爲者截然不爲也鹵所以截物故字從止在𠃓艮爲鼠鼠亦有止象故以鼠之有

卤喻人之當有止也首言威儀次言限制末乃要之以禮意愈進而愈精矣毛傳訓所止息韓詩訓節少相近而義猶未盡

載馳　大夫跋涉

鄭箋謂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案上文巳言驅馬至漕此復追敘其來告之始語氣不合朱註謂夫人巳行未至漕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止之者案國母就道舉朝寧不聞之且親終不得歸寧亦盡人所共知大夫君子盈廷環列何至聽其就道令一二人喘息奔告耶竊謂親終不歸有遣大夫問視兄弟

之禮詩蓋謂雖遣大夫往來唁問然非我之親見終無以少釋其憂耳故末章仍迴應云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阿丘偏高之丘喻已與宋桓夫人同與衛爲兄妹宋桓能迎戴公偏勝於許故託言阿丘而思療鬱疾也亦各有行言已與宋桓夫人同一女子懷思故國爲所行不倖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

言行野者非麥無以得食以喻廬野者非大邦無以

得助也此與上阿丘皆假設之詞毛鄭泥定衛之野說故觸處滯礙

衛

氓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漢書地理志東郡頓丘縣顏師古云以丘名縣也水經注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丘縣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指是瀆也淇水又北屈而西轉逕頓丘北故闞駰云頓丘在淇水南

兄弟不知

不知猶言豈不知也箋註各解覺俱未自然

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傳箋註皆謂既老而追思未笄之時與爾言笑與我信誓似與前文刺謬夫言笑信誓若誠追述已事也勢不得在抱布貿絲以前言笑當即指載笑載言信誓當即指來即我謀矣計其賄遷之時去即謀不過數月耳三數歲後正女色方盛之時何至以衰老見棄觀言既遂矣至於暴矣二語合之三歲食貧三歲爲婦其時蓋未數年也鄭訓遂爲久久字原不必深看故其下即申之曰三歲之後見遇寖薄夫豈待老而後遭其淩暴追憶少年事哉蓋淫邪之人性必佻

薄喜新厭故積愛生疑種種反覆率不過三數載耳此女未嘗不見及此故初遇時因其蚩蚩加之眷戀謂彼敦朴或無二心不知始合不端旋必見辱自古君臣朋友莫不皆然況婦女之以色媚人者乎然則所謂總角者將奈何詩葢言若人之復去而暱他女也前女不必遽老以他女之總角較之則老矣其葉沃若其黃而隕以喻恩遇之榮落也毛以喻顔色與下文不貫鄭以紀時尤沾滯淫人見畏而遷又心輕前女之無行有不言笑信誓之去而不反者哉故前章云二三其德爾雅釋訓晏晏旦旦悔爽忒也爽忒即二三之義此又以淇岸隰泮為喻見其淫佚無止境也晏晏旦旦

旦大致與谷風篇宴爾新昏如兄如弟相似第彼猶以正合而被棄此則苟合被棄其悔恨更難爲情耳所謂老使我怨如漢卓文君作白頭吟者何嘗爾時誠至於白頭三歲食貧之婦而果至於老始見疏又何至傷悼宛轉一往而深若此乎　孔疏微見及此故云老者以華落色衰爲老未必大老也白雲許氏曰將與汝偕老今未老已見棄若從爾至老其暴戾必有更甚者愈使我怨也未免多一轉折

芄蘭　能不我知能不我甲

毛傳不自謂無知鄭箋其才能不如我衆臣所知爲

狎習皆牽强竊謂詩意葢云雖佩觿韘若成人其能
不因我而求知不與我相親狎乎胡爲驕而無禮徒
習於威儀也

伯兮 爲王前驅

鄭箋指從王伐鄭之事解王字極正大然核之地勢
鄭在衛之西南安得云自伯之東乎故知詩中王字
不必定指天子

有狐 在彼淇厲

毛傳朱註俱未安案邶匏有苦葉篇深則厲厲說文
作砅履石渡水也此厲字當用許說石絕水曰梁水

中有石曰厲也古厲瀨同音楚辭九歌石瀨兮淺淺

亦謂水行石上者

王

君子陽陽　右招我由房

毛鄭皆以爲國君房中之樂案房中乃婦人出入之

所何容男子雜厠其中伯兮詩云言樹之背毛傳背

北堂也孔疏士昏禮婦洗在北堂有司徹致爵於主

婦主婦北堂注皆云房半以北爲北堂半以南爲南

堂也然則南北之間各不相通故北堂爲婦人治事

之處而南堂可以容樂工舞列耶

大車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鄭箋解下二句云今之大夫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

我言之信如白日也朱註解爲男女約誓之辭案詩

凡陳古義者刺今意皆在言外鄭注固非朱註謂欲

奔者堅定死約則淫邪之心方熾似非所以示勸也

詩意葢謂革去淫心而歸於正耳生則厚其別以端

人倫死則同其歸以遵王制繼自今守夫婦之大禮

不敢外淫故終出矢言以自明古之大夫其化民如

此而今何不然耶說詩者以詩中屢言畏子字謂其

不足於德禮之化故此章仍作期約說不知古之治

世者何嘗諱言畏哉書曰德威惟畏禮記曰大畏民

志

弟紀堂校字